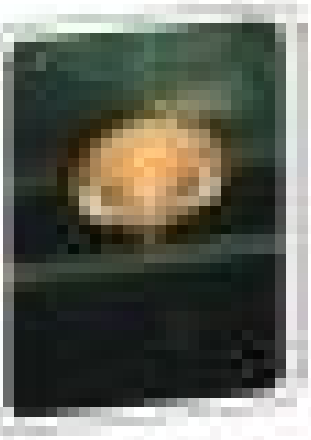


不要麻木我们的敏感

作品

纸和地图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适合所有内心有故事的人
- 用另类姿态叙述青春
- 入围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2）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3）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4）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5）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6）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7）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8）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9）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0）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1）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2）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3）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4）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5）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6）
-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1）
-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2）
-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3）
-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4）
-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5）
-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6）
-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7）
-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8）
-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9）
-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10）
-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11）

-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12）

适合所有内心有故事的人

《不要嘲笑我们的敏感》是一本叙述了青春情绪、童年成长、爱情往事的图文互动小说。一本摄影与文字相融合的情绪碎片：敏感、低调、隐藏、安静、唯美！

田禾再次用他特有的另种姿态叙述了鲜艳青春，展现了NONO族对于这个物质社会的虚荣抵触和自白。小说适合所有内心有故事的人读，也只有内心有故事的人才能看懂它并沉浸于它。

小说关于一个敏感者鼓手，以及他生命中的爱情碰撞。或者说是一群敏感者：艾小绿十七岁时遇见田树，她用两年的时间唤醒了他受伤的内心，然后去南方找他，于是两人疯狂相爱。后来，她每个月都要坐九个小时的火车奔赴南方，和他在那个小屋子里享受着梦想和爱情。在田树帮助艾小绿成为一名民谣歌手后，她绝决的离开。只因她病态式的追求完美和逃不脱成长中母亲埋入她心里的枷锁。

田树用很短的时间就又和林离格在一起了。

林离格是一家电台的音乐主持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只是他的固定周期情人。每个星期三，她会固定地来到他屋里。她进门、自己脱掉衣服，冲凉，然后疯狂地和他产生肉欲，再独自离开。有时他们之间一句话都不说，也从不关心彼此除星期三以外的任何生活。

他们都有着内心隐秘的成长，敏感多变，尖锐黑暗，永远无法妥协自己的个性。讨厌被束缚，讨厌被人看穿。

林离格和画画的夏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并且年少时的一场磨难让林离格的身体里拥有夏可的一个肾脏，甚至两个女孩之间有着旁人无法理喻的暧昧情感。她们俩同时爱上了舞台暗处的鼓手田树，将他收藏在心里。最终林离格成全了夏可。

但在田树早已残破的心里，夏可一直活在艾小绿的阴影中，所有人都只是艾小绿的影子。他们都只在第一次爱别人，然后拾起破碎的心将自己包裹起来自私自爱。而他自己始终只是人群里的一个小丑。

他也多么渴望拥有自己的小城堡，每天向着太阳生活……

用另类姿态叙述青春

我一直觉得，喜欢田禾文字的人和喜欢朴树、许巍音乐的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有着灰白的少年成长，疼痛的青春，然后又懂得安静的活在这个烦躁的世界舞台上。创作源泉来自于自己浓烈的个人色彩。他们的青春期并没有随着他们年轮的增长而被停止，而是被他们自己无限期的延长。

当独立音乐界的张悬、苏打绿们，独立电影界的贾樟柯们终于从地下走到地上，受到无数人追捧的时候，我一直在想，那么做为八零后文坛里一直坚持独立创作的代表、肩扛另类文学大旗的田禾，他的春天又在哪里?

或许从[不要嘲笑我们的敏感]这本书开始，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新的田禾。一个不再那么愤怒、阴暗的田禾。尽管他身上依然具备着各种孤独、疏离和敏感，但他是安静的，他是低调的。

一直以来，田禾的个性棱角分明、创作和叙述方式以及文字中表现出来的不可替代性，让他成为一个漂于主流之外的小丑，深得无数独立文艺青年们的追捧。

他自己也从不跟八零后文坛的那帮青年作家们有任何过深的交往，甚至从来不跟文化圈里的任何人攀附交际，独立行走于这个早已混杂的文化圈子之外。他宁愿做个混蛋式的酒鬼，也不装出人们心目中的作家。

对这个社会，始终保持着很大的疏离感。

但，田禾用他天生的敏感和意识流思索，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独立而迷幻的精神空间。在田禾所有的书里，不管他们从事何种职业，寄居在哪座城市，总会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寂寞得尖叫，敏感脆弱，自我而坚定，对这个世界有着莫名的距离。

他总在用另一种姿态飞行，告别青春。文字、音乐、摄影等，都有着颓废的美学倾向。让我们庆幸的是，在这本书里，田禾终于离开

了摇滚，观变了我们对他摇滚作家和社会病孩子的印象。不管是书里的主角，还是文字的表达上，他都选择了旁观摇滚。尽管书里的主角是一名鼓手，可是我们从头到尾没有看到关于他摇滚生活的讲述。不是因为田禾不再喜欢摇洋，反而，是因为他太过于喜欢，所以将它们藏起来，生怕自己一不小心破坏了它。

似乎田禾也在用这样的方式淡化每一个人物的外在身份，或者说他要隐去每一个人的外在身份。

只回归内在的唤醒，敲碎每个人内心的敏感，用文字刺痛你。

入围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

在整个八零后青春文学作品中，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出一本像《不要嘲笑我们的敏感》那样具有标志性和另类性的文学著作了。

也是这本书，让田禾入围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成为了八零后另类文学的旗帜性人物。曾经，他和郭敬明就代表了青春文学的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郭敬明是纯商业的，田禾是非商业的；郭敬明是潮流的，田禾的文字是逆潮流的；郭敬明是主流文学，田禾是独立文学；郭敬明靠故事去感动人，田禾靠精神去共鸣人。

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敏感的。

同时也让田禾的作品在人们的印象中充满黑色情调和红色刺骨，阴郁而浓烈，灰暗而又华丽。但这一次，田禾告诉我们，他是绿色的。去除乌云和那些神经质式的情绪，安静中充满希望，渴求阳光和生命中的绿意。

也许，我们都在长大，都在被生活逼迫着成熟。再也不是阳光下垂着头的病孩子，开始懂得寻找生命里那一束微弱的光亮来温暖着余下的路。

从[不要嘲笑我们的敏感]里可以看出，三年时间的沉积使田禾的创作理念更加纯粹，只有足够热爱自己的人才能创作出如此美好的文字。

在沉淀的三年时间里，田禾从一个愤怒、黑暗、伸张的朋克青年蜕变成一个低调、内敛而独立的呓语者。这也许是一个人内心成熟的标志。低调太不失锋芒、华丽但不失态度。他依然坚持自我，我行我素，选择一条在外人看来有些暗淡的新文学道路爬行着。

寻找生命里的那片绿色。他不是阴暗的，他的内心里无比的热爱生活、渴望阳光。如同他书里的每个主角一样，他们都在寻找自己生命中的那片绿，都试图抓住希望和对美好的渴求。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2）

{路途，女孩特写}。那是她第一次坐火车，绿色的。去南方，抵达有他的城市。

她知道，天亮时他会在出站口等她。他认识她的时候，她才十七岁。十五个小时的旅途她脑子里只有他，一直靠他发来的短信消散着疲惫和温暖着内心，无法停止地幻想着他们见面的时刻。

她想，也许当她走出站台时他远远的就能看到她，然后冲过来抱住她并亲吻她的脸，并抢过她手里大大的旅行包帮她怜着，紧拉着她的手，熟练的将她带到公车站，再一起坐在双层大巴最后一排到达他寄生的地方。

在车上，他也许会青涩般地偷偷看她。

或者他只是淡淡地将她拥入怀，然后轻轻的抚摸她因旅途疲惫而有些脏乱的头发，再对着她发出孩子般纯净的问候。

火车还远没有到站。她开始收拾东西，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迫不及待地等待出站。

从小一直生长在北方的她对于南方大地上的空气味道还充满着无比的新鲜和好奇。这时，他的短信又来了：我穿纯黑衬衣、球鞋，出站口一直延伸着的正前面有堵空白的墙，在抽烟。

她蔑视地一笑，没有回复。这样的短信让她觉得俗气和反感。因为她觉得凭她的感应，她能在人群里很轻易就认出他，尽管他们从没见过面。

一直靠信件和电话维持着彼此两年虚幻的美感。

情人节，他给她寄大盒的巧克力到北方。他偶尔会给她在白色的纸上写信，用褪色的牛皮纸信封寄给她。而她也会在冬天的时候寄来她学织的黑色围巾和自己厚厚的日记本。里面全是关于一个少女的秘密，杂乱絮语、抑郁纠结，以及一个初恋孩子对彼此未来的美好幻觉。

他一直舍不得戴那条黑色的围巾，将它存放在箱底，只是每年夏天他都翻出来在炽烈的阳光下晒一晒。然后他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完了她所有的日记，再也没有开启过它。

他明白，她身上这样纯净的记录再也不会有。有些东西只能存在心里。而纸上的印痕终会被自己强行地锁上或抛弃。

{车厢内，摇移}。来不及等火车停稳，她就挤到了人群最前面等待列车员开门。而出站口的他却站在离人群远远的地方观望，只穿黑色和白色的衣服。

他不喜欢人群，有时甚至害怕人多的地方。尽管他十六岁就离开自己成长的那个偏远而落后的小村庄来到这个南方城市，试着用各种方式努力地生活，一直逃不开人群。

火车停息，她大步而急促的奔向出站口，目光盯着人群熙攘处。

她在寻找他，而他在等待她的寻找。

她叫艾小绿，他叫田树。她是北方女孩，他是南方男子。他比她大七岁，他们合起来叫绿树。

五月的清晨稍稍有些凉意。田树手里的烟只燃了一半。与艾小绿想象中的见面场景不太一样，结果是她先看到了田树，并远远地的向田树奔过来直接躲在他的怀里。

她哭了。田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宽慰她，只是沉默的拥着她的身体。抚摸她浓黑的长发。

良久，她将头从他的怀里抬起，对他微笑。

她看着他的眼睛，阴郁得让她心里掠过一丝心疼。

尽管田树留着长长的头发挡住了眼睛，并一直低着头不说话。这么多年的青春漂泊经历让他懂得了将一切沉于心底，但她还是看清了他眼睛里关于岁月的伤。

在某一刻，她想伸手去抚摸他的乖张，他习惯性地拒绝。

{广场，远景}。田树下意识地捋了下头发，对着艾小绿木讷地笑。

随即拉着艾小绿的手朝广场的另一边走去。

本来，这样的相见应是一件无比欢愉并激动的事。可是田树怎么也开心不起来，甚至变得无比失落。他知道自己迷惑在虚假的希望、梦想和野心当中。

他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眼前的这个北方女孩漂亮得让他不敢靠近。她有着比他还略高的个子，细嫩的皮肤，白色T-shirt配黑色牛仔裤，光脚穿着帆布球鞋，并不夸张的哥特妆，脖子上和手腕上有着时尚但不俗气的潮流饰物，纯亮的眼睛。

艾小绿身上的一切都比他想象得要完美。也正是这种完美让他退缩了，因为无从把握和源于自卑。

丰收的气息袭来，他觉得所有美丽的东西不配他拥有。最后也不过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心理蜕变。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3）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4）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5）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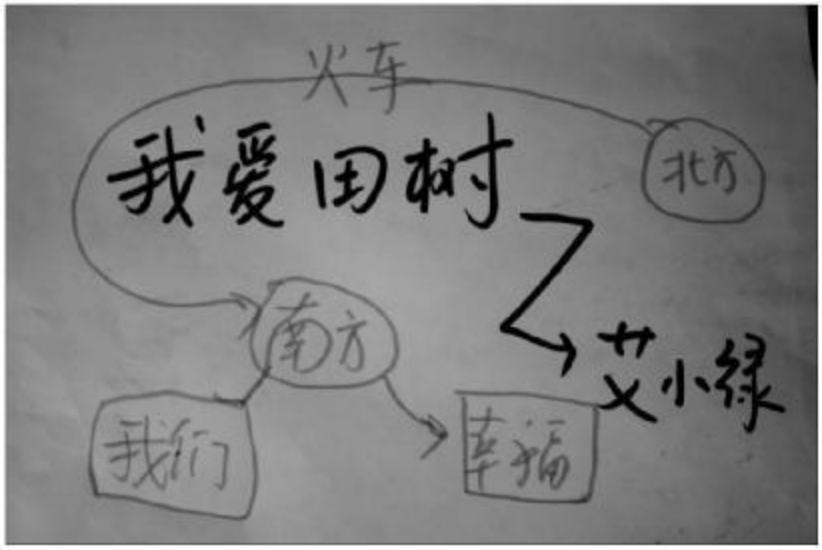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7）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8）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9）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0）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1）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2）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3）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4）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5）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16）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1）

[幕布再度被拉开：舞台上不止小丑一个人，他的身边路过许多的女孩，年轻时，她们那么迷人。但小丑的眼里没有了别人，依然独自在墙壁上涂鸦——飞鸟、小路、桥、教堂、石头台阶、瓶子、无物的一片鲜艳的红色……人类在他眼里已绝灭，只有大自然。

并喃喃自语。没人听他在说些什么，人们都在忙碌。包括他自己也不在意自己说了什么。

女孩们在舞台的另一面开始幻想美好，用各种自认为优美的姿势跳着舞蹈。在以后的岁月里，她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寻找幻想中的境界，从迷人的样子变成枯萎的面孔，但最终都死在了寻找的时光里。

小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执迷于这样的寻找。而她们要寻找的那些景象早在他涂鸦的墙壁上出现了，只是她们不屑于扭头哪怕是瞥一眼。她们固执地以为在前方、在彼岸，只要渡过那条河就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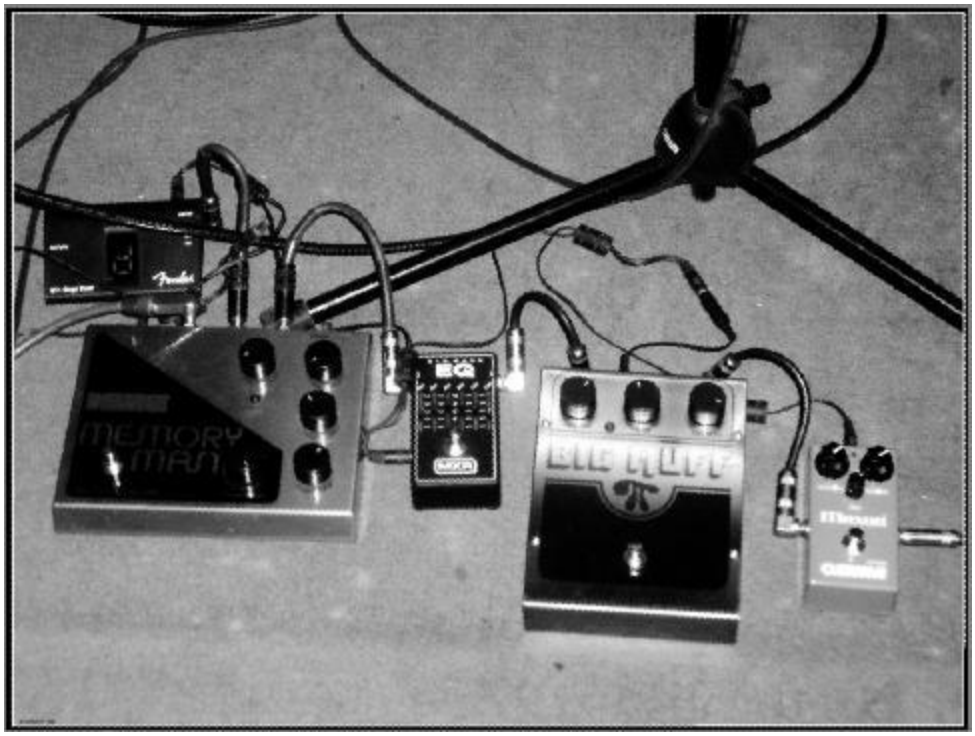
第一个女孩掉进了河里；第二个女孩在河里失去了贞洁；第三个女孩被一农夫带到彼岸，但很快她又回来了，她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第四个女孩背的东西太重，不敢下河，于是就在岸边苦苦地等，向对岸张望；第五个女孩……提及美好，她觉得是一场耻辱。]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2）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3）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4）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5）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6）

他们三个人坐在一家日式餐厅。

艾小绿和苏生凑一排坐着，田树单独地在另一面。点菜的时候，看得出苏生是一个非常有自我主见的姑娘，也有着比艾小绿多一层的社交能力。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有着很多的外国朋友。

她说，她难得这么随意自在地吃一次饭，平时总是忙于各种应酬。那种场面让她不自在，但又不得不去习惯它。

田树一直不喜欢一个交际复杂的人，但对于苏生，他却觉得她挺干净。

吃饭的时候，苏生要和艾小绿拼红酒。于是你一杯我一杯地干着，到最后两个人都红着脸不停地往洗手间跑。田树看着这两个可爱的女孩子，发自内心地笑。

出门的时候，田树一只手扛着一个姑娘。艾小绿甚至是喝得模糊不清了，口水流得田树满胳膊都是。

苏生稍清醒一些，只是走路有些左右晃荡。

{跟拍，迷醉} 走到一半的时候，他们仨在马路边上借着醉意散漫地坐在地上。

昏黄的路灯照着他们红红的脸。不顾行人目光地在那里唱歌。这时艾小绿也开始清醒了起来，用手紧搂着田树的脖子，大声地叫着我爱你。

她的声音仿佛是在向苏生证明着什么，女人的心思总是敏感，她担心这个女孩子会爱上田树。

苏生说，从上大学后，她就没这么快乐过。

和他们在一起，让她重新找到了青春的感觉。苏生找田树要过一根烟，并让田树帮她点上火。

那还是她第一次抽烟，她说她一直不敢尝试，但今儿去他妈的淑女。很拼命地吸上几口，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过敏式的反应，然后低

着头在那唱着朴树的《那些花儿》：她们都老了吗，她们在哪里啊，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

这时，田树和艾小绿也合着她的声音唱了起来。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7）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8）

{声音，空白} 夕阳。四个月后，南方城市又到了一年的春天。

田树终于接了艾小绿的电话。并没有想象中的长谈，她只是坚定地对他说，她要去找他。

三天以后，她真的出现在了南方。当她敲响田树房门的时候，田树还在屋子里放着曾为艾小绿录的歌。

那一刻，她知道田树还是爱她的。

可是，田树对她表现出反常式的冷淡。当他们陡然独处一屋时，甚至没有了开场白或任何言语。艾小绿像以前一样，熟练地去洗澡，从洗澡间出来时甚至故意的裸露着身体，然后直接躺在床上。

却勾不起田树任何的反应。一直到很晚的时候，田树才安静地睡在艾小绿的身旁，背对着她。艾小绿感到了极大的冷落。她陡然主动抱住田树，田树却一下挣脱开。

艾小绿开始难过，非常难过，可是她知道一切是她自己犯了错，开始更加地责怪自己。

僵持一直到凌晨三点。她发现田树流泪了。这一下击碎了她的心弦，她又心疼起这个脆弱的男人。

她紧紧地抱住他，一遍一遍地对田树说着对不起。可田树只是冷冷的一句：我对别的男人用过的女人有洁癖。

艾小绿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她感到了极大的侮辱。

她的解释很苍白无力，于是用身体去击醒田树。当田树经不起挑逗、猛烈并报复式地进入她身体时，她又哭了。

那一晚，田树一次也没有吻她。

短暂的分离让他们如同匍匐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几乎饥渴而死。重新得到的却是一杯盐水，让他们变得更饥渴。

拼命的索取并占有对方以寻求内心的解脱。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9）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10）

{室内，欲望} 穿白裙子的姑娘。自从有了这样的一次经历以后，田树和苏生每隔两三天随着彼此的欲望周期就会心照不宣地在一起。彼此都没有计较和要求，也从不言爱，如同一次各取所需式的交易。

苏生满足自己趁年轻经历一些激情的幻想，而田树用苏生来满足艾小绿空下的身体欲望。他们不过多的融入彼此的生活，也不因此而打乱自己的内心情感计划。

一切都平静而自然地发生。白天，他们各有各的生活，晚上，他们各有各的身体，只是偶尔交融。她对他，有迷恋没爱情，他对她，有情欲没沉迷。

艾小绿在田树身边时，他们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正常地交往着，苏生也不刻意地回避什么。

女人的感应总是灵敏的，艾小绿早就从苏生看田树的眼神里洞穿了一些未知。只不过在她不确定的时候，她不想去拆穿这一切，而且他相信田树对自己的爱是坚固的，任何杂乱都不可能把田树从自己身边抢走。另一方面，艾小绿也想检验下田树到底埋在自己心里的深度有多少，她能接受他到什么程度。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11）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12）